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現代性轉向後現代性中的神學意涵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Zhuang, Xin De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07 01:11:15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928

現代性轉向後現代性中的神學意涵

莊信德

台灣神學院兼任講師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生

引言

啓蒙歷程從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哥白尼式轉折，到尼采的哥白尼式終結，基本上對西方的形上學進行了一系列的批判與詮釋。在康德那裏，啓蒙理性是作為對抗宗教宰制的絕佳概念；因此，理性代替了信仰，批判精神取代了迷信。隨着啓蒙渴望達致世界圖像理性化努力，逐漸構造出一個現代性的認識論述，就是嘗試藉由理性對於外部世界進行一系列定性的描述。沿着這條以理性軸線所發展出來的認識脈絡，經過尼采存在主義的批判檢驗，轉而進入一個新的非基礎狀態，即後現代。本文第一節嘗試從啓蒙理性的開端——康德——開始，討論現代性概念成形的濫觴；並且超越時間序列的邏輯順序（先論述傅科後論述阿多諾），從傅科（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也譯「福柯」）〈論何謂啓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作為回應康德的啓蒙論述，以此構成第二節；並藉由傅科對啓蒙理性所形成的宏大敘事批判，尋找解構啓蒙必然性宰制的出口。第三節則是藉由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對啓蒙同一性的批判論述，正式轉入後現代的領域。本文嘗試藉由上述三位哲學家對啓蒙理性

的創見與批判，沉澱其中所蘊涵的神學意涵。

一、 康德對現代的觀點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第二版序言中指出，自然科學及邏輯和數學都已走上科學可靠的陽關大道，唯獨哲學還沒有走上一條可靠的道路。¹他實際上表達了大部分近代西方哲學家的共同感覺。哲學的不可靠，首先表現在它在基礎上的不可靠，其次是它在方法上的不可靠。這種基礎與方法上的不可靠，則必然使它產生的結果也不可靠。爲了在一個自然科學與數理邏輯都已經蓬勃發展的年代中進行哲學論述，康德的哲學論述已然帶着濃厚的「現代性」。基本上，「現代性」的產生與形成是與現代社會的形成分不開的。在西方歷史上，現代社會的形成經歷了啓蒙運動的重要階段。²康德在一七八四年就針對當時社會普遍討論的「啓蒙」思想，進行一個至關重大的描述。本節即是藉由這篇刊登在一七八四年十二月號《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的文章，分析康德對現代與啓蒙的觀點。

1. 理性運用的自由前提

在康德這篇〈答「何謂啓蒙」〉（*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的文章中，主要的行文動機是爲了回應一名匿名作者在一七八三年九月號《柏林月刊》上鼓吹民事婚姻所引起對啓蒙的廣泛討論。³爲了回應眾說紛紜的啓蒙概念，康德在文章的開端，便清楚陳述出經典的啓蒙

1. 康德著，韋卓民譯，《純粹理性批判》（台北：仰哲出版社，1986），頁 12。

2. 陳嘉明等著，《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 32。

3. 康德著，李明輝譯，《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社，2002），頁 2。

定義：「啓蒙是人之超脫於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狀態。」⁴在這個定義中，康德清楚地標示出人類未成年狀態的成因，乃是招致於自身的懶惰與怯懦。在這裏，康德所謂的「不成熟狀態」，包括以現成的書本代替知性的理解、以教會的牧師代替內在的良心，甚至以專業的醫生決定日用的飲食。當更多現代專業的分工知識興起之後，被專業技能取代的獨立思維能力，對於跨越專業藩籬的行動將更加卻步。據此形成一個惡性箝制的封閉循環。康德指出「每一個別的人都很難掙脫幾乎已成為其本性的未成年狀態。他甚至喜歡上這種狀態，而且目前實際上無能使用他自己的知性，因為從未有人讓他作這種嘗試」。⁵換言之，被控制者的惰性激化了控制者的箝制企圖，使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限制被控制者運用理性的能力與機會。康德認為，公眾面對這樣的箝制即使發動一場革命，所擺脫的僅僅只是個人的獨裁、貪婪與嗜權的壓迫，決不會產生思想方式的真正改變。⁶據此，康德關注的啓蒙不僅是一種個體性的蒙蔽與覺醒，更是一種普遍運用理性的群體思想氛圍。

要如何突破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的箝制狀態？按照康德的理解，如果要超越這樣的限制，就必須擁有使用理性的自由。康德甚至認為，只要能夠擁有一定理性思維的自由，「公眾之自我啓蒙是更為可能的」。⁷由於康德極端重視自由的運用，因此認為「啓蒙所需要的不外乎自由」。⁸據此，康德進一步申論啓蒙自由運用的兩個向度：理性底公開運用，理性底私自運用。

4. 同上，頁3。

5. 同上，頁4。

6. 同上，頁5。

7. 同上，頁4。

8. 同上，頁5。

2. 理性運用的雙重向度

康德認為「理性底公開運用」必須始終是自由的，⁹而且唯有這種運用能在人類之中實現啓蒙。而「理性底私自運用」往往必須嚴加限制，並確保不會妨礙啓蒙的進展。¹⁰前者在康德的認知中，乃是指以學者的身份向讀者世界說話而言，後者則是擔任公職時對理性的運用。如果從組織結構與個人的關係來看，結構組織內的成員（擔任公職者）的理性必須受到適度的限制，目的是維護組織結構正常的運作，而組織結構外的學者，則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果真如此，就反映出兩個問題。

首先是一種特定歷史時空下的思考限制，因為在這個分類系統中，我們看見康德對公共領域的認知彷彿有着一個特別的前設存在，就是公共職位的存在處於一個不經批判的價值中立狀態。據此，康德就無法接受類似今日「勞工工會」的反資方組織，因為這種組織的存在正是擔任體制內公職的人，對自身體制進行權益爭取而努力。此外，全文似乎隱隱展現出一種為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背書的思想氛圍。康德引述腓特烈大帝的話道：「不論你們要思考多少，思考甚麼，用理性去思考吧！但是要服從！」¹¹當然，無可厚非的是康德的年代有着啓蒙初期的歷史侷限性。

其次是存在狀態的不一致性。究竟教士在公職中是否能夠繼續享有一種個體性的自由？對康德而言，這是不能的，康德認為教士在教區中使用的理性，僅僅屬於一種私自的運用範圍，康德甚至極端地指出：「身為教士，並無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自由，亦不可有自由，因為他是在執行別人底一項委托。」¹² 這個觀點明顯反映出康德對宗教活動存有一種虛幻的同一性概念。何以在宗教委托的行動當中，無實踐教士主體認知的自由？這樣的宗教活動豈不有嚴重的扞格主體意志的問題？針對教士必須無視自身主體意識來執行別人委托的論述中，康德並未具體陳明「別人」所指為何？以及「委托」所言何事？康德爲了啓蒙批判與被啓蒙之機制保持運作所提出的觀點，固然有其整合性批判的價值，但是卻在人的存在意識上產生割裂的狀態。

3. 不斷啓蒙的現代精神

面對啓蒙初期各種艱辛的反對浪潮，康德認爲：「一個人固然可以就他個人，而且僅在若干時間內，在他應該知道的事情上延緩啓蒙；但是放棄啓蒙（不論是就他個人，甚或就後代而言）即等於違反且踐踏人底神聖權利。」¹³ 啓蒙的自由對康德而言具有一種存在的優位性，是處於一種與本質權利有關的基礎上。在此，康德爲現代性樹立了一個極爲重要的核心概念：理性運用的自由。在「自由」意識的基礎上，康德展開了運用理性的各項論述。

在自由的運用上，康德認爲主要包括「個人法權」與「公共法權」兩方面，前者強調個人權利的神聖性，後者關切自由的界限問題。然而，不論是個人法權，還是公共法權的行使，只有在國家之內才得以實現。¹⁴ 據此，康德對國家本質的定位，使他把維護法律秩序看作是國家的目的。在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契約論的影響下，康德推演出「依據原始契約的觀念」所得出的國家政體應當

12. 同上，頁7。

13. 同上，頁9。

14. 陳嘉明等著，《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同前，頁72-73。

確定與遵循的三條原則，即作為人的社會成員的自由原則，作為臣民之間的平等原則，以及作為公民的每個共同體成員的獨立原則。在這三個原則的交互運用中，自然推導出來的政體就是共和政府。¹⁵基本上，從康德自由權利的行使，所構造出來對社會總體運作的理念，基本上已經充分為現代社會建構了基本的運作原則。

在康德自由理念所推導出來的現代社會原則，與康德當時社會總體的實際落實狀況比較來看，康德清楚知道其中存在着明顯的落差。就此，康德表示：

如果現在有人問道：我們目前是否生活在一個已啓蒙的時代？其答案為：不然！但我們生活在一個啓蒙底時代。就目前的情形看來，人類全體要能夠（甚或只要有可能）在宗教事務中不靠他人底指導、自信而妥善地使用他自己的知性，還差得很遠。¹⁶

即便如此，康德對於現代性的發展已經奠定了許多重要的論述基礎。當然，康德「現代性」哲學所隱含的最大的內在矛盾在於，它寄希望的理性，卻是建立在理性與醜惡現實相悖謬的基礎上。理性這一在康德哲學中不僅作為人的至上的認識能力與道德能力，而且作為世間萬物存在的合理性之評判準繩的東西，卻是借助於人類本身在社會中的對抗性來展現自身的。¹⁷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康德高舉理性的用意，乃是藉由內在隱性的理性思維，來代替當時外在顯性的宗教上帝。此外，康德對於「啓蒙底時代」的理解，基本上也是反映了康德歷史發展的目的性觀點。康德

15. 同上，頁 74。

16. 康德著，《純粹理性批判》，同前，頁 10。

17. 陳嘉明等著，《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同前，頁 78。

的努力固然為他所存在的世代，甚至是後來的世代，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但同時卻也在啓蒙理性的顛覆歷程中，建構出另一個以絕對理性形象顯現的時髦上帝。在此，就為繼續開展的西方哲學主體性精神，勾勒出一個不斷啓蒙的宿命歷程。

4. 康德啓蒙論述的神學意涵

就康德在〈答「何謂啓蒙」〉一文中所揭示出來的核心概念，基本上對神學論述的基本態度有着深刻的意義。首先，當然就是善用理性的去魅精神。由於康德極度重視個體善用理性對既有的存在現況進行反思，這對長期以投入活動等同投入信仰的慣性教徒而言，無疑是當頭棒喝。此外，康德對理性批判的重視亦尖銳地提醒着當代將信仰與理性二元對立的宗教傳統，需要更為整全地對信仰存在的合法性進行理性的思辨整合。

另一方面，康德由理性建構的哲學論述，在近代神學發展所起的重要的影響中，影響最深遠的應是主客二元對立所確證出來的認識論。在這個宏大的認識框架中，上帝存在與靈魂不滅僅僅淪為一種實踐理性的必然前設，如此以道德實踐作為存在義務的理解，不僅將人的存在絕對理構化，更是將交往互動的對象去位格化。據此，理性所啓蒙的外部世界就成為內在理性的絕對投影，不僅約化了總體存在的構成豐富性，也約化了位格上帝的存在主體性。

如此一來，在康德對啓蒙理性的理解中，一方面為後代的哲學研究奠定自由運用理性進行批判思考的基礎，但是也留下許多空間讓後代的哲學論述進行批判。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繼承了康德批判哲學中理性規範和重建的傳統，主張理性批判的目的是為了重建現代社會的合

法性，認為現代性是一個未完成的激化。¹⁸基本上，這個觀點是正向地承繼着康德對啓蒙理性的精神；但是另一方面，傅科從康德理性批判的超越精神出發，認為現代性作為實現是有限的，其合法性已經喪失，對現代性的理性批判不是要完善它，或者為它重建一個絕對的和透明的合法性基礎。¹⁹下一節則是從傅科對康德啓蒙理性的檢討出發，進一步探究啓蒙引致的現代性思考所面對的衝擊和挑戰。

二、傅科對現代的觀點

在後現代主義的陣營中，傅科是唯一對啓蒙運動進行有保留批評和改造的思想家。在〈論何謂啓蒙〉一文中，傅科認為自己的工作主要是圍繞三個問題展開：「我們是怎樣被構成我們知識的主體的？」、「我們是怎樣被構成為運用和屈從權力關係的主體的？」、「我們又是怎樣被構成我們自己行為的道德主體的？」其實，這三個問題分別對應於康德批判哲學的三大問題：「我能夠知道甚麼？」、「我們應該做甚麼？」、「我可以希望甚麼？」²⁰下文從傅科回應康德〈答「何謂啓蒙」〉一文開始進行分析，並試圖歸結出傅科對啓蒙所引致的現代性有何評價。

1. 啓蒙具當下性格

傅科在晚年時嘗試回應康德對啓蒙的論述，雖然傅科認為康德在〈答「何謂啓蒙」〉的短文中，無法全然地描繪出啓蒙的全貌，但是卻已然標示近代哲學沒有能力解決、也無法擺脫的一個問題，在康德的深思之中進入了近代哲學史。〈論何謂啓蒙〉一文中主要從現代性的角度，

18. 余碧平著，《現代性的意義與侷限》（上海：三聯書店，2000），頁219。

19. 同上。

20. 同上，頁233-234。

解讀康德對啓蒙的論證。對傅科而言，康德〈答「何謂啓蒙」〉一文所呈現出來的啓蒙意涵爲：人如何適切地運用理性來反省他當下的總體構成，即「啓蒙」！這個關鍵的觀察構成了全文論述的基調。傅科從康德文章中，分析了服從的範疇與理性運用範疇之間的問題，並據此提點出康德全文的寶貴洞見，在於對「當下時間」的意識。傅科指出：

一個哲學家為他在某特定時刻所做的事情舉出理由，當然不自康德始。不過，一個哲學家將他知識上的工作，他的歷史反省，他對他寫作的特定時刻，亦即對促成他寫作的那個時刻的分析，作如此密切的內在關聯，我認為康德是創舉。我認為康德此文新穎所在，是他反省到『今天』是歷史裏特異的一刻。「今天」是某件特殊哲學工作的動機。²¹

傅科認爲康德對他所存在的實況處境懷有敏銳的批判意識，是一個獨到而新穎的洞見。傅科指出康德對啓蒙的論述在歷史目的論的脈絡中，展現出一個當下性的哲學態度。這個當下性的哲學態度，就構成傅科對啓蒙所引致的現代，進行一個屬於他獨到的詮釋。傅科認爲，我們可以把現代看成是一種態度，而不要視爲一個歷史時期。而所謂的「態度」，就是人和當代拉上關係的一種模式。²²沿着這個態度性的現代觀點，表達出傅科檢視啓蒙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傅科嘗試將啓蒙從歷史事件的理解，轉移到每一個當下實況的追尋。在此，我們已經清晰地辨視出傅科致

21. 傅科著，薛興國譯，〈論何謂啓蒙〉，載《聯經思想集刊》第1期（1988），頁21。

（此文根據 Catherine Porter 英譯，題爲“*What is Enlightenment?*”，載 Paul Rabinow 編，*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頁32-50。——編注)

22. 同上，頁22。

力從考古學出發，對歷史檔案進行當下性閱讀的基本精神。

2. 啟蒙具批判性格

然而，這並不表示傅科認為康德對啟蒙的詮釋已經充足。如果就康德對啟蒙的觀察，傅科認為康德〈答「何謂啟蒙」〉一文，並不能構成對啟蒙的充分描述。²³然而，基於康德對啟蒙論述的核心焦點，就是「不將理性服屬於任何權威的那一刻」，²⁴傅科看出康德啟蒙意識中的「批判精神」！究竟如何可以適切地使用理性來進行批判性的反省？在這個關鍵的思考背後，傅科插入了兩組論述，首先，是針對「現代」提出他的觀察。傅科認為現代是一種態度，而非一個歷史的階段。傅科是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康德和他的時代拉上關係的模式。

其次，則是一種出發自哲學批判意識的詰問。傅科認為所謂啟蒙是「一種哲學精神的永遠再度活躍」，²⁵並宣稱「這永遠不斷的再度活躍，可以稱為對我們所處歷史時代作經久不斷的批判」。²⁶為了具體建構這個批判的意識，傅科清楚地將焦點放在知識主體的自覺意識上，指出人必須從對事物、對他人、對自身的動態交往中，意識如何成為操作或屈服於權力關係的主體。²⁷據此，傅科走過康德對啟蒙的論述，卻絕對沒有將啟蒙遺留在歷史的陳舊之中，卻是藉着細心將歷史批判的反省不斷測試於具體的實踐之中。²⁸在傅科的批判論述中，他明顯地對於一切現存的構成狀態，保持着一種解構性的探究態度。從個體存在的狀態

23. 同上，頁 20。

24. 同上。

25. 同上，頁 26。

26. 同上。

27. 同上，頁 33。

28. 同上，頁 35。

開始，傅科提醒我們必須質問「我們如何構成我們的自己的知識主體？」²⁹；到個體與群體的關係之間，傅科亦提醒我們必須省察「我們如何成爲操作或屈從權力關係的主體？」³⁰；乃至，最終回到我們自身的實踐主體，傅科亦籲請我們檢視內在道德刻度的構成歷程，而指出「我們如何成爲自己的行動的道德主體？」³¹這個批判意識的論證，是傅科對於啓蒙的一個深切體察。

3. 啓蒙具自由性格

在傅科歷史與考古的檢視精神中，他揭示其中蘊涵着一個深層的內在意識，就是對於「自由」的欲求。傅科嘗試藉由譜系學的考古行動，來解構一種超驗的歷史普遍價值，並且將人從一種歷史普遍價值的傳承客體，提升到批判主體的新的最高度。³²換言之，傅科將焦點從群體之間普遍、必然的義務關係，轉移到個體之內獨特、偶發，甚或任意加諸的限制的批判與解構。而這一切努力的最終渴望，就是實踐一種自由生命的存在狀態。傅科將這種企求個體自由的思維形態，稱之爲「批判式存有論」。傅科認爲在這種存有狀態中，具有一種不斷測試界限踰越的哲學氣質。³³傅科指出：

系譜分明，意指這種批判不是要從我們的存有形式裏推知我們不可能做、不可能知道甚麼，而是要從使我們變成現在這樣的偶然性之中，汲取一種可能性：看看我們有沒有可

29. 同上，頁 33。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同上，頁 30。

33. 同上，頁 31。

能不再是我們此刻的樣子，有沒有可能不再想、不再做我們此刻所思所行。³⁴

這段話充分表達出傅科系譜學背後乞求的論證焦點，傅科並不是在自由批判之後嘗試構築新的形上學理解，而是一種與當下存在狀態息息相關的存在自由。換言之，對傅科而言系譜學是存在者追求其最大向度自由的工具；而偶然性的個體存在自由也成了系譜學探索的內在動機。

4. 傅科啓蒙論述的神學意涵

以主體自由作為考據客體歷史意涵的出發點，傅科為重視大公意識的理性神學傳統帶來自由的視域。亦即從個體當下的存在自由，反思集體傳承的約定俗成，沿此意識發展將構築出具有強烈「批判意識」的神學性格，也就是一種個體自由先行的神學精神。這個自由性格將傳統意義的構成狀態，從必然性轉向偶然性，亦即賦予知識主體一個批判認識論的思考基點。

然而，傅科將現代視為一種存在的態度、甚至是實況的生活，固然忠於認識活動與認識者之間的一致性，以及追求主體絕對自由的意志力，但是卻在邊界的不斷踰越中遇見內在的矛盾困境。首先，我們不僅要提問的是：解構界限之後的純粹自由狀態究竟如何確證？如何描述？因為每一個確證的指認，與每一個存在的描述，都必須使用界限的概念來進行方得以開展，如何存在一種沒有界限的純粹自由？如果純粹自由對傅科而言，不是一種企求的存在狀態，而僅僅只是內在的動力精神，那麼沒有規範個體的參照價值，將使得無限上綱的自由解構，成了游移無根的

34. 同上，頁 30。

純粹反動。就基督信仰的自由觀而言，乃是建構在真理的前提之上。耶穌基督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 8:32）。在此，自由是真理存在的結果，而並非一種屈從性的宰制。

其次，在傅科竭力揭示挑戰邊界的現代精神中，每一次對形上學隱含的宰制權力進行解構時，是否需要將形上學所構築的邊界概念，無條件地等同於權力的宰制呢？關啓文指出傅科的權力／真理論述，因為過於強調主體受制於權力的觀點，以至於在傅科的權力畫像中，歷史成了「無止盡重覆支配的遊戲」，而過度譴責權力的結果，使得傅科的圖畫過分悲觀和宿命。³⁵關啓文基本上從四方面歸結傅科論述的缺陷：首先，當傅科摒棄普遍真理和普遍性道德判斷時，他便因此失去要求我們應該批判和反抗支配的論述基礎。因為這種要求顯然違反傅科標榜的反本質主義精神。其次，理性的本質不一定是工具性和壓制性的。因為在規訓的背後所蘊涵的，非僅權力的支配，尚存其他正向度的價值。³⁶

在傅科對啓蒙當下性的強調中，提醒着神學論述的出發點，必須從實況化的處境進發，而不能僅僅沉醉在過往宏大敘事的不斷覆述中，因為啓蒙關切的是當下存在的蒙昧狀況。此外，傅科對啓蒙批判性格的注視，亦批判着神學內向性與體制性歷程中失卻的社會批判力。一個不具有批判精神的神學論述，不僅容易淪為宏大敘事的囈語，亦會失去繼續論述的正當性。倘若神學欲從當下性進發，對實況進行批判性的論述，那麼神學就必然要強化其個體的偶然性自由，而這正是傅科反集體性權力宰制的重要基礎

35. 關啓文等著，《後現代與基督教》（香港：學生福音團契，2002），頁 185。

36. 同上，頁 190。

動機。換言之，每一個神學的當下性建構，在偶然性自由的前提下，已然達致一個不斷跨越邊界的高度，這是一個超越權力宰制的高度，也是每一個關注實況處境的神學思考者，從啓蒙所領受的新基點。

三、阿多諾對現代的觀點

阿多諾作為德國社會哲學家、音樂家和社會理論家。他是肇始於德國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第一代社會批判理論的哲學締造者。基本上，阿多諾背離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一步指出現代性的雙重困境——非正義和虛無主義——都是源於啓蒙理性的抽象性。因此，他認為傳統馬克思主義強調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應當讓位於啓蒙理性和工具理性批判。³⁷楊玉成指出，阿多諾把工具理性看作是同一性思維，認為它抽掉了認知主體和認知客體間的感覺的、語言的和社會的中介，因此壓制了人和自然中的偶然的、感覺的和特殊的東西。阿多諾的《否定的辯證法》（*Negative Dialektik*）的目標，就是要從工具理性的要求中拯救這些因素。³⁸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藉由《啓蒙辯證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明確地批判了作為全部資產階級人本主義理論基石的啓蒙精神——人類中心主義、工具理性支配論和歷史進步觀。在他們眼中文藝復興以來被資產階級自由意識形態捧上了天的啓蒙理性（這也是整個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深層邏輯支撐點），在推進物質生產力極大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地展現出自身具有的兩重性質：即解放與奴役。他們第一次開啓了一種直接反對以現

37. 陳嘉明等著，《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同前，頁 257。

38. 同上。

代化爲指歸的工業文明（工具理性）的後現代和後馬克思傾向。³⁹阿多諾對啓蒙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引起了後現代理論家諸多共鳴，也提供了極爲重要的批判素材。本節主要從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合著的作品《啓蒙辯證法》出發，探討阿多諾對啓蒙運動所帶來的現代性思維各種角度的批判。

1. 啓蒙理性的神話特質

阿多諾認爲自從培根（Francis Bacon）以降，知識就是力量的迷思已然根深柢固地形成。技術成了知識的本質，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圖景，也不是偶然的認識，而是方法。⁴⁰在這個方法與操作的取向中，人類從身處的自然界中所想望的便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統治自然和他者。⁴¹如此一來，啓蒙理性反倒抹除了其自我持存的意識。工具化的實用價值成了知識存在的理據，也構成了啓蒙的迷思。阿多諾在《啓蒙辯證法》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啓蒙的根本目標就是要使人們擺脫恐懼，樹立自主。但是，被徹底啓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招致的災難之中。」⁴²他對啓蒙運動所帶來，對於一種普遍理性的頂禮膜拜感到憂心忡忡。

啓蒙運動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的遺產中卻發現了某種古老的力量，並且對普遍真理要求頂禮膜拜……對啓蒙運動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計與實用規則的東西都是值

39. 張一兵著，《無調式的辯證想像》（北京：三聯出版社，2001），頁19。

40. 霍克海默、阿道爾諾著，渠敬東、曹衛東譯，《啓蒙辯證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2。

41. 同上。

42. 同上，頁1。

得懷疑的。這表明啓蒙始終在神話中確定自身……啓蒙運動帶有集權主義性質。⁴³

換言之，過去看來美好的啓蒙思想走向了自己反對的東西，啓蒙本身成了新的神話，這就是啓蒙的辯證法。⁴⁴也是阿多諾剝切關注啓蒙悖反本質的核心論述。在《啓蒙辯證法》中，阿多諾深度詰問着自培根以來，對於自然宰制的理所當然意識。對於培根而言，不管研究領域有多少，都存在着一種普遍科學。⁴⁵這種不證自明的普遍性法則，在阿多諾的眼中成爲另一個必須卸除的巴別塔。

此外，啓蒙與神話之間的相似性，不僅在於恐懼的結果，更是他們對待世界的方式。阿多諾尖銳地指出，嘗試建立包羅萬象體系的啓蒙，實際上已經對人造成了存在的異化現象。人與其自身的真實狀態異化，除了人內部世界被異化之外，就連外部世界也在過分約化的分類系統中，被獨裁地化約了豐富的異質性。阿多諾面對這種異化的同一性剝切地指出：「沒有實質區分的自然就陷入了單純分類的混亂狀態，而無所不能的自我也陷入了單純的佔有狀態，即變成了抽象的同一性。」⁴⁶這種脫離存在實況的抽象同一性，正是阿多諾嚴肅批判的現代性危機。對阿多諾而言，神話與理性都是產生於人類試圖將自己從神秘力量中解脫的過程，也都強烈地展現出一股控制自然、控制外部世界的企圖心，而這個嘗試將知識限定在實體指涉的等價原則的企圖心，必然將啓蒙倒退回神話的境地。

43. 同上，頁4。

44. 張一兵著，《無調式的辯證想像》，同前，頁29。

45. 霍克海默、阿道爾諾著，渠敬東、曹衛東譯，《啓蒙辯證法》，同前，頁4-5。

46. 同上，頁7。

2. 啓蒙理性的異化特質

爲了進一步申論這個同一性現象所構成的脈絡，阿多諾從「再現」開始，將「同一」、「異化」連成一條否定個體獨特的同一性理路。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隨着巫術的消失，再現便會以規律的名義，更爲殘酷無情地被人們禁錮在一個怪圈中，它所設想的自然規律的客觀過程賦予它自身一種自由主體的特徵。」⁴⁷在這所謂自然規律的客觀過程中，「不同的事物被同化了」，⁴⁸萬物歷經同一性的洗禮之後，便產生「不能與自身認同」⁴⁹的悲劇了。這個無法認同自身的異化悲劇，深刻地道出啓蒙之後，人類不斷在康德的進步史觀中，所歷經的無我的悲哀。阿多諾認爲，信仰內在對於精神與此在的矛盾「調和」特質，會造成一種自我疏離的結果。

新教信仰試圖去發現直接存在於語言本身中的真理的先驗原則（沒有這一原則，信仰就不可能存在），於此同時，它也通過符號力量這一原則重新賦予意義，並且以對語詞的遵從，而非對神諭的遵從為代價。⁵⁰

在阿多諾的批判中，新教真理觀的危機在於，企圖藉由對語詞的控制，來達致對真理的控制。這一批判無疑嚴重地衝擊着新教命題式的理性真理觀。阿多諾甚至指出，如果信仰與知識繼續保持這種緊密的關聯，其最終的結果將是與虎謀皮而喪失信仰自身。阿多諾指出：「狂熱的信仰正是其非真實性的標誌，任何客觀承認自己只擁有信仰

47. 同上，頁9。

48. 同上，頁10。

49. 同上。

50. 同上，頁17。

的人也會因此而喪失信仰。」⁵¹信仰正因為急於取得對外部世界描述的客觀性，被迫訴諸以理性的客觀語言來進行言說，這樣一來，信仰的非理性部分，將從先驗的理性語言中剔除讓位，這樣的結果當然是使得狂熱的信仰者服膺於客觀的語言規則之中。

據此，由啓蒙帶來的神話恐懼與神話本身如出一轍。⁵²就阿多諾而言，爲了達致陳述語言的客觀性，所導致的主客分離，思想由是成了認知活動中絕對內在的事物，並無法企及外部指涉的真實世界，異化便是唯一的結果。啓蒙辯證法自然的發展邏輯，必然導致啓蒙的工具理性，即從征服自然界轉到奴役社會和進行統治的實踐。當我們仔細審視這一路走來的啓蒙歷程，我們赫然發現打破封閉神話世界的啓蒙運動，逕自走向了另一個更加封閉的理性世界。果真如此，啓蒙將個體囚禁在僵化的價值體系中的非人化現象，將遠遠比神話世界的非人化危機來得徹底。知識也在既定的分類範疇中，喪失了不斷指向真實的希望！

3. 揚棄主體宰制迎向真實啓蒙

經過一系列探究啓蒙所造成的工具理性危機之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嘗試在這其間尋找出路。在這個階段中，阿多諾從啓蒙本質的抉擇性入手，呼籲我們揚棄選擇一種盲目統治的啓蒙。首先，藉助《奧德賽》（*The Odyssey*）中奧德修斯（Odysseus）面對海妖塞壬（Sirens）魅惑的神話敘事，作爲啓蒙即抉擇的詮釋。⁵³在奧德修斯的抉擇中，他藉由自我受苦的自義果決，來否定水手們個體意志的抉

51. 同上。

52. 同上，頁 26。

53. 同上，頁 29。

擇能力。在奧德修斯的弔詭否定抉擇中，成爲啓蒙辯證法充滿預見的隱喻。在奧德修斯與水手的相互關係中，阿多諾將之比擬爲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關係。預表統治階級的奧德修斯，以及朝相同目的不斷勞動的被統治水手，雖然共同面對着塞壬充滿誘惑的歌聲，然而扮演統治者的奧德修斯表面上自縛於桅杆，爲水手作出「犧牲」自己，單獨面對誘惑的決定；實際上，不僅自己越權地爲水手們決定面對誘惑的出路，甚至是享受着誘惑歌聲的甜美。另一方面，對於水手而言，則是在服膺奧德修斯的意旨下，努力疲憊地划槳前行，於此同時卻和盈耳的優美歌聲徹底疏離。在這個預言中，阿多諾突顯不斷呈顯出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欺瞞，以及被統治者在肉體與靈魂雙方面受到無盡的雙重奴役。

對水手而言，思想領域和經驗領域的分離導致了各自的殘缺不全。⁵⁴阿多諾指出，啓蒙理性所堅持的絕對性並不完整，因爲這樣的必然性並不建構在思想與經驗的調和，卻是建構在工具理性統治的基礎之上。換言之，從神話到理性的啓蒙，表現的是主體對客體的優越性，是人對自然的支配。但人對自然的理性控制，反過來會導致他反對他自身和他人。意即，它不僅會導致對人性的控制，對衝動的壓抑，而且還會導致對他人的統治。⁵⁵這個統治的必然性結果充分展現在奧德修斯的預言詮釋中。據此，啓蒙理性之所以淪爲宰制性的統治，是因爲他自身刻意地將非理性因素排拒在外，而這些非理性因素卻恰恰是構成人類自身不可分割的存在實況，也因此啓蒙意欲藉由理性所建構對外部世界的總體掌握，就成爲使人徹底與自己異化的悲劇來源！

54. 同上，頁 33。

55. 陳嘉明等著，《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同前，頁 268。

4. 阿多諾啓蒙論述的神學意涵

阿多諾指出，在普遍科學存在的前提假設中，啓蒙急欲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認識體系。啓蒙理性爲了精確地陳述一個總體的樣貌，使得它的知識論帶有強烈工具化傾向。啓蒙的工具理性迷思，正在於它無視外部世界的獨特性，不願意按照認識對象的特質，來進行理性理解與詮釋。據此，啓蒙帶有集權主義的性質，乃在於它企圖藉由理性控制所有對外部世界的詮釋。啓蒙理性建立在對外部世界產生相互符應的詮釋架構時，便和神話世界對外部建立相互符應的詮釋架構相一致了。啓蒙理性造成主客分離的認識模式必須揚棄，才能離開一種非理性的統治關係。在阿多諾對啓蒙理性所引致的宰制關係進行精闢的批判之下，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後現代理論家對於現代性解構的焦點。

阿多諾對啓蒙理性所造成的同一性危機意識，使得他清晰地辨視出自從啓蒙以來，對外部世界的理性化運思所造成的框限，與神話世界中對外部世界消弭非理性構成的路徑實爲殊途同歸。在阿多諾的檢視中，爲西方神學在現代性影響下，對理性論述的追求所造成的命題式真理觀，帶來極大的否棄與顛覆。因爲這種命題式的絕對理性，不僅將「I AM WHO I AM」的耶和華上帝賦予限定的藩籬，也爲「不可妄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任意冠上一個「理性」的名號。如此一來，神學不可言說的超理性範疇，將被迫異化於純粹的理性世界。據此，阿多諾向啓蒙以來從肯定性進發的神學論述，提供了另一條否定性的進路。在這條進路中，揚棄的是主體的宰制，也就是形而上同一性的基礎主義，並藉此向非同一性存在所發動的殖民。因此，神學在阿多諾的亮光中看見否定性的路徑，是一條否定總體

性與工具性的道路，也是一條反對藉由形而上學將上帝異化的道路。

在阿多諾向同一性批判所構築的個體／群體邊界中，至少向神學論述開出了兩個層面的動態邊界：一個層面是當下存在的個體與歷史存在的群體；另一個則是上帝存在的自由個體與人類存在的詮釋群體。如何讓這兩組邊界的關係持續維持在動態的、活的關係中，是阿多諾非同一性哲學向神學所提出的有力建言。

結論

在啓蒙理性所引致的現代性歷程中，我們看見一條明確的主體性追尋路徑。從康德建構的理性認識主體開始，賦予理性一個絕對形而上的存在價值，為現代性揭開了序幕，而神學的理論發展在康德理性的概念前提下，獲致一個穩定的論述基礎。當啓蒙理性的進程經過兩百年的發展，理性的各種宰制樣貌逐漸顯露，在尼采的檢視中達致一個批判的新高點，傅科於此便清晰地標示出啓蒙理性的必然性神話，僅僅只是歷史進程的偶然性產物，其建構的邏輯均是沿着對現代性的宏大敘事與一元性的本質主義前進，因此，我們必須在邊界跨越中，解構這種總體性的權力宰制。神學雖然在歷史偶然性的批判意識中，陷入空前不信任的崩解危機，但是同時卻在個體當下性的價值重尋中，看見非宏大敘事下最真實的存在實況。另一方面，阿多諾針對啓蒙理性的同一性批判，使用了否定辯證法的矛盾論述形式，開啓了後現代去中心性的核心論述，亦向啓蒙理性以來追逐同一性概念的神學論述展示差異性的真實存在。後現代的足跡沿着現代啓蒙理性的未竟之業不斷進行着交互批判，在這兩條充滿張力的軸線之間，不斷為神

學供應着反思的養分：從對牧師盲從批判的個體性覺醒，到理性主體對客體的過度宰制；從上帝概念化的異化危機，到真理延異中的謙卑態度。這一切在在向神學揭示着他們之間共存共融的交互批判，將會是為神學帶來持續性的反省素材。

The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hift from Modernity to Post-Modernity

ZHUANG Xin-De

D. Th. Student, South East Asi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Part-Time Lecturer, Taiwan Theological Seminary

Abstract

In a sense, the Enlightenment began with Kant like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and ended with Nietzsche who was equally revolutionary. It is both a critique and a hermeneutical evaluation of Western metaphysics. For Kant, Enlightenment reasoning was meant to be the most critical opposition to religious rule. Thus, “reason” would replace “faith”, while the “critical spirit” “superstition”. Following the desire of Enlightenment to labour for a rat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a modern epistemology was established, which was to attempt, through “reason”, a series of qualitative descriptions about the external world. Based on this epistemology, and via the critical assessment of Nietzsche’s existentialism, an era of non-foundation came into being, which is what is termed the “postmodern” period.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through the beginning of Enlightenment reasoning – Kant. Moreover, without following strictly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first discussing Foucault, then

Adorno),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work of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as a response to Kant's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This is the section two of this paper which, through the critique by Foucault of the meta-narrative that resulted from the Enlightenment reasoning, seeks to discover the key necessary in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controlling power of Enlightenment. The third section will enter into the realm of the "postmodern", via Adorno's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 Through the discussions of the above three philosophers' opinions and criticisms of the Enlightenment reasoning, this paper will attempt to carefully consider wha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hese might have for theological discourse.